

主观限量构式“X不到哪里去”的认知语义研究

彭兵转, 陈梦萍

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6日

摘要

本研究以现代汉语中主观限量构式“X不到哪里去”为对象, 基于构式语法与框架语义学理论, 考察了该构式的特征及其认知语义。研究发现: (1) 变项“X”的词类主要包括动词、形容词和名词三类, 韵律特征表现为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 (2) 在主观语义特征方面, 变项“X”体现出可度量性和可评价性, 常项“不到哪里去”呈现出空间有限性、物量有限性以及程度有限性, 构式“X不到哪里去”总结为有限量性、反预期性和评价性。(3) 该构式激活了空间量、物量和程度量的语义框架, 承载着量变有限义、轻微否定义和预期未达义等主观义。本研究为现代汉语主观限量构式的认知语义阐释提供了可行的分析框架, 并深化了对语言主观性的理解。

关键词

主观限量构式, “X不到哪里去”, 认知语义, 构式语法, 框架语义学, 主观性

A Cognitive Semantic Study on the Subjective Limited Construction “X *bú dào nǎlǐ qù*”

Bingzhuan Peng, Mengping C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Received: May 27, 2026; accepted: July 6, 2026; published: July 16,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subjective limited construction “X *bú dào nǎlǐ qù*” in modern Chinese as its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Frame Semantics, it investigates the features and cognitive semantics of this construction.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variable “X” mainly includes three word categories—verbs, adjectives, and nouns—with prosodic features manifesting as monosyllabic, disyllabic, and multisyllabic forms. (2) In terms of subjective

semantic features, the variable “X” exhibits measurability and evaluability, while the fixed part “*bú dào nǎlǐ qù*” presents spatial boundedness, quantity boundedness, and degree boundedness. This construction is characterized as having bounded quantity, counter-expectation, and evaluativity. (3) This construction activates the semantic frames of spatial quantity, object quantity, and degree quantity, carrying subjective meanings such as limited quantity change, mild negation, and unfulfilled expect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feasibl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cognitiv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subjective limited constructions in modern Chinese and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linguistic subjectivity.

Keywords

Subjective Limited Construction, “X *bú dào nǎlǐ qù*”, Cognitive Semantics, Construction Grammar, Frame Semantics, Subjectiv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现代汉语中, 构式“X 不到哪里去”的应用非常广泛。通常的表达方式有以下几种:

- (1) 这孩子跑不到哪里去便改变宗旨, 扑向看书的女人身上。
- (2) 在这种孤立无助的莽荒之地, 比起被放逐到沙漠孤岛的感觉, 好不到哪里去。
- (3) “好吧, 一次赌1元钱我输不到哪里去。”

其中例(1)“跑不到哪里去”, “X”为动词“跑”, 表示空间上的有限量; 例(2)“好不到哪里去”, X为形容词“好”, 表示程度上的有限量; 例(3)“输不到哪里去”, X为动词“输”, 表示物量上的有限量。该构式存在着主观限量的语义特征。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三种具有主观限量义的构式, 我们将其称为主观限量构式。

目前, 关于构式“X 不到哪儿去”的研究仍较为分散。吴为善、夏芳芳(2011)对“A 不到哪里去”构式进行了系统探讨, 从构式的形成动因、语义特征及表达形式等方面入手[1]。全国斌(2014)将“A 了去了”与“A 不到哪里去了”进行对比分析, 探讨二者在语义表达上的差异[2]; 岳辉、郭若祺(2021)从差比结构入手, 对比了“A 不了多少”与“A 不到哪里去”, 指出两者在范畴优势及评价色彩上的不同影响因素[3]; Zima (2025)在剑桥大学出版的《多模态构式语法》中, 立足国际构式研究前沿, 系统论述了构式作为形式-意义配对究竟应被视为单模态语言单位还是多模态认知单位的争论, 揭示了构式研究在基于使用取向与多模态语言观背景下面临的理论挑战与方法转向[4]。

鉴于此, 本研究将运用构式语法理论和框架语义学理论重点讨论“X 不到哪里去”构件的形式与语义特征, 并试图归纳出该构式所体现的认知主观语义。

2. 文献综述

2.1. 主观限量构式

构式“X 不到哪里去”有别于“X 不了多少”“再 X 也有限”等构式, 主要用于表达说话人对事物性质、状态或程度的主观限量评价, 是传递主观情感和认知态度的重要工具。主观量度被视为言语交际

中表达情态的关键方式之一, 强调通过量度值的变化来体现说话人的情感、态度和观点(张婷婷、陈昌来 2025: p. 51) [5]。从语义上看, 限量是该构式的核心语义功能, 它并非对客观量的精确描述, 而是通过“不到哪里去”这一形式对“X”所代表的量级设定一个虚拟的上限; 从认知机制上看, 该限量的基准并非客观标准, 而是源自说话人的内在预期、社会常规认知或特定的评价视角。

“X 不到哪里去”作为一个规约化的构式, 具有明显的主观限量特征。首先, 构式中的“X”作为变项构件, 通常由动词或形容词担任, 少数情况下也可由名词充当。在语义上, 变项“X”表现的是某一对象或状态的某种特性或程度。其次, 常项构件“不到哪里去”由带有否定成分的短语组成, 其核心否定特征指向对“X”所表现量的限制, 强调该量无法达到某一期望的程度, 体现了说写者对所描述对象或状态的主观评估, 展现了其主观限量的功能。

2.2. 框架语义学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美国语言学家 Fillmore (1982: p. 111) [6] 提出的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为理解和描述词汇意义以及语法结构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框架语义学源自经验主义语义学的传统, 强调语言与经验之间的内在联系, 并通过框架的形式展示经验主义语义学的研究成果。总体来说, Fillmore 对“框架”的研究以及向认知模式的转变, 标志着框架语义学的确立。框架可以视为一个概念体系, 其中的各个概念相互联系。为了理解体系中某个概念, 必须同时理解整个体系, 因为介绍任何一个概念都会激活与之相关的其他概念(Fillmore 2006: p. 373) [7]。在框架语义学中, 词语代表了一个经验范畴, 而这个范畴可以在多种不同的语境中使用。每个语境都由该范畴的典型用法所决定, 典型用法指的是背景情境与定义的原型之间的匹配关系。框架语义学的研究揭示了, 语言社群不仅创造了由词汇所代表的范畴, 还通过这些范畴对词义进行描述。

Fillmore (1982) 提出框架语义学, 强调语义与认知框架的紧密联系, 并转向认知框架的深入探讨[6]。潘艳艳(2003)指出框架语义学在词汇、语法句式分析中的应用, 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8]。刘宇红(2011)展示了框架语义学在构式语法中的应用, 推动了框架与构式语法的融合[9]。陈忠平和白解红(2012)分析了框架语义学中认知语义属性的作用, 强调框架与语言理解的紧密关系[10]。袁红梅和汪少华(2017)总结了框架语义学的研究不足, 并提出未来研究应着重动态框架和跨学科整合[11]。

纵观既有成果, 多聚焦于“X”为单一词性的构式研究, 比如形容词、动词, 缺乏对构式“X 不到哪里去”的系统性研究。鉴于此, 本研究重点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1) 主观限量构式“X 不到哪里去”的构件和语义特征是什么? (2) 构式在认知语义视角下能够激活哪些语义框架, 分别具有哪些框架元素? (3) 构式能够体现出哪些认知主观义? 本研究为构式研究提供新的语义框架分析视角, 具有理论创新性与应用价值, 尤其在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潜力。

3. 语料来源及提取

本文语料来源于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以下简称 CCL 语料库)。在 CCL 语料库的搭配搜索栏, 输入检索式: (x)不到哪里去, 点击查询。在最多显示字数栏, 左填入 50, 右填入 50, 再次点击查询。随机抽取 500 条, 在下载数量栏输入 500, 点击下载。将数据进行分类, 根据 x 的词性和音节特征, 分为动词、形容词、名词、单音节和双音节。

4. 构式“X 不到哪里去”的构件及语义特征分析

4.1. 变项“X”的特征分析

构式“X 不到哪里去”由变项“X”和常项“不到哪里去”组成。其中“X”有一些明确的准入条件。

作为“X”的词语通常是能够表达空间、数量或程度的动词、形容词或名词。表示空间量时,“X”一般是指表示动作或位置变化的动词,如“走、跑”等。表示物量时,“X”则主要是一些表示数量的动词,如“输、涨”等。而在表示程度量时,“X”多为程度形容词,例如“高、远”等。

1) 变项“X”的词类特征

当X为动词时,其中常出现的动词有:走、跑、变、输、涨、赔、竞争等,例如:

(4) 认为自己出身好,思想好,三年怎么也变不到哪里去,还是多学点技术要紧,一头就扎进了业务堆里。

(5) 啊,啊……其实也逃不到哪里去,也还想着再来。

当X为形容词时,常出现的形容词有:好、坏、美、丑、好看、难看、高兴、舒服等,根据所有形容词的特点,可以看出形容词多为表示性质或程度以及评价的形容词。例如:

(6) 咱不同他争那些,一棵树穷不到哪里去,别地方多受点苦,也就顶下了。

(7) 这是费沙市民们恶意的嘲讽,不过,自己突然变成了被卖之身,当然也高兴不到哪里去。

当X为名词时,有:出息、偏差,此类名词往往通过语义延伸,隐含高低、优劣等评价意义,因而能够自然进入该构式。例如:

(8) 但有一件事必做,拍照!身份证可以是假的,家可以搬,这张脸偏差不到哪里去,除非ta做一次坏事整一次容。

(9) 巨大的利益诱惑下的人性丧失。不过没有利益诱惑估计也出息不到哪里去。

综上,构件“X”多为动词和形容词,少量情况下由名词充当,形容词占绝对优势。虽然名词性“X”在语料中出现频率极低,但在特定语境下亦可见,如“偏差不到哪里去”“出息不到哪里去”,此类名词通常表现为描述性语义特征。名词的语义成分可以粗略的划分为关涉性语义成分和描述性语义成分,其中描述性语义成分指的是对名词的内涵起到描写、修饰等形容作用的评价内容,呈现出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施春宏 2001: p. 212) [12]。

2) 变项“X”的韵律特征

当“X”为单音节词时,可进入构式“X 不到哪里去”的“X”较多,例如:好、坏、差、美、走、逃、错、高、涨、赔、亏等单音节词。当“X”为双音节词时,根据语料库检索,可进入构式“X 不到哪里去”的“X”比较少:轻松、高尚、高明、高兴、竞争、好看、成功等。而“X”为多音节的情况只有极少数例子,比如:年轻力壮、光明正大、资本主义等。

在汉语中,音节构成了最基本的语音感知单位和实际运用单位,其重要性相较于其他语言更为突出(张国宪 2000: p. 455) [13]。从音节结构看,构式“X 不到哪里去”的变项X多以单音节词为主。这一特点与构式整体的节律安排密切相关。“不到哪里去”作为常项,音节数较多,在句中形成相对稳定的韵律单元,而单音节X与之形成简繁对比,使构式整体节奏清晰、边界分明。在实际使用中,X多指向句中被描述的核心动作或状态,其音节形式趋于简约,有利于与后续较长的常项顺畅衔接。变项以单音节为主,也反映出该构式在形式层面具有一定的固定化倾向。

3) 变项“X”的主观语义特征

根据语料,本研究得出,变项“X”的词义在构式“X 不到哪里去”中普遍具有可度量性和可评价性的特征。

动词性“X”多表示移动或变化类语义,带有明显的动态属性,如“涨、跌、改善”等。例如:

(10) 保证了供应,价格就不会上涨,即便上涨也涨不到哪里去。

(11) 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

在例句中,“涨、跌”这类动词进入构式后,语义焦点落在变化的幅度或结果上,体现出可度量性

的特征。

形容词性和名词性“X”则多涉及主观评价意义, 常用于描述好坏、高低、强弱等性质或属性。

(12) 我发现, 孩子只要从小到大是在读书的环境中间长大的, 这个孩子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读书非常地重要。

(13) 秦孝川那种人到桑拿浴里仗势欺人胡作非为固然卑劣, 但自己到了这里似乎也高尚不到哪里去, 大家只是卑劣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在例句中, “坏、高尚”这类“X”具有描述性质的词, 反映了说写者对事物的主观评价态度, 体现出可评价性的特征。

4.2. 常项“不到哪里去”的主观语义特征

常项“不到哪里去”是该构式的核心语义载体, 承担着对变项“X”语义进行限定、弱化与评价的功能。“X 不到”构成连动结构, 表示行为主体通过 X 的方式未能完成从起点到达终点的位移。“哪里”作为疑问代词, 在该结构中指示“到”所涉及的空间终点。至于“去”, 其原始意义为“离开”, 在此结构中用于表明从某个地点向另一个地方的移动方向, 并作为“X 不到哪里”动作的趋向补语, 体现了动作的目标或方向。基于此, 本研究认为“不到哪里去”的原始语义形态是空间有限性, 表达对动作结果的空间性限制, 如“走不到哪里去”“逃不到哪里去”。而经过构式的演变“不到哪里去”不仅仅表示空间上的变化, 更显现出物量上以及程度上的有限, 也就是本文所提出的主观限量。其语义特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空间有限性

“不到哪里去”的原始语义就是空间有限性, 表现出空间有限性的语义特征。例如:

(14) 她平日来往的地方, 你也有些知道的。她一时也走不到哪里去, 你赶快到各处去找找看。

(15) 万里之外, 举目无亲, 山高水长, 跋涉不易, 她就使要偷药而逃, 亦逃不到哪里去, 恐怕一个弱女子亦没有这样大的胆量。

在例(14)和(15)中, “走不到哪里去、逃不到哪里去”表示位移空间范围上有限性。此时, “哪里”作为虚指空间的代词, 指代一个不确定的空间范围。

2) 物量有限性

随着构式的语义虚化, “不到哪里去”开始不再单纯指代物理空间, 而是向物量概念扩展, 表示钱财多少、价格涨幅, 等物质数量的变化。例如:

(16) 保证了供应, 价格就不会上涨, 即便上涨也涨不到哪里去。

(17) 口腔上细菌如此之多, 那么与口腔频繁接触的水杯上细菌自然也少不到哪里去。

在例(16)中, “涨不到哪里去”指向的是价格上涨的幅度有限; 例(17)中, “少不到哪里去”指的是细菌的数量就算少也是有限的。这种用法表明, 原本的空间量概念被转化为物质量概念, 语义上趋向于表达某种物量的有限性。

3) 程度有限性

当“不到哪里去”作用于表示性质的形容词性成分时, 其语义不再指向具体的空间位移, 而是转而对性质变化加以限制。例如:

(18) 很多适婚年龄的成年人在亲密关系上的处理水平比中学生高明不到哪里去。

(19) “我快不到哪里去, 我是个残废人, 正因为这个原因, 我得有个帮手。”

在例(18)中,“高明不到哪里去”表明其处理能力并未达到显著更高的程度;在例(19)中,“快不到哪里去”同样通过设定程度上限,强调说话人身体无法达到很快的程度。构式的用法使常项“不到哪里去”的语义呈现出程度有限的特征。

4.3. 构式“X 不到哪里去”的主观语义特征

从语料分布和使用情形来看,该构式主要体现出有限量性、反预期性和主观评价性三个方面的语义内涵。这三者相互关联,共同构成“X 不到哪里去”的构式义。

1) 有限量性

构式“X 不到哪里去”首先体现出明显的有限量性特征。该构式所表达的否定是对某一变化幅度、程度或结果的限制性否定。

(20) 有成功的原著托底,改编的也差不到哪里去。

(21) “如果不加班,待遇也高不到哪里去。”

上述例子中,“差不到哪里去”“高不到哪里去”等表达中,说写者并未否定“差”或“高”这一属性本身,而是对其程度进行限制。该有限量性反映了说写者对量变结果的心理标定,即以某一隐含的参照点为标准,将现实结果判断为“未超出常规范围”。这种限量是基于经验和认知预期形成,因而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和弹性。

2) 反预期性

与有限量性密切相关的是构式“X 不到哪里去”所体现的反预期性特征。该构式往往出现在说写者原本对某一事件或状态抱有较高预期的语境中,而实际结果未能达到这一预期,从而触发构式的语义特征。

(22) 北京的冬季温度与莫斯科、芬兰北部、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大体相当——看上去就很冷原来北欧也冷不到哪里去呀。

(23) 毕业这两三年的时间里,我总以为同学一场,改变再大也大不到哪里去,但是看到她的状态,字里行间里知道她已经没有工作了,于是回到了在农村的家里带孩子,脸上的神情写满疲惫。

例(22)中,说写者最初预期北欧的冬季会更加严寒,甚至超出他们的感知范围。然而,实际体验下来,北欧的寒冷程度并没有预期中的那么极端。例(23)中,“大不到哪里去”反映了说写者对同学生活变动的预期(觉得变化不大),然而实际结果却出乎意料,形成了预期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反差。

3) 评价性

在有限量性和反预期性的基础上,构式“X 不到哪里去”进一步呈现出显著的评价性。该构式所表达的限量和反预期,并非对客观事实的中性描述,而是带有说写者视角、情感和意图的评价性判断。例如:

(24) 说这种话的城里人,素质也高不到哪里去。

(25) 如果不停在这里,到附近再找停车位也很麻烦。就算找到,估计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大量语料表明,“X 不到哪里去”常用于对人、事、状态进行整体性评价,如“素质也高不到哪里去”“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等。这类表达中,说写者并未提供可验证的客观依据,而是通过构式对对象进行主观定位,传达出贬抑、缓和否定或态度调节等意义。

5. 构式“X 不到哪里去”的认知语义分析

5.1. 认知语义框架的激活

构式“X 不到哪里去”的整体义并非“X”与“不到哪里去”两个构件义简单相加,而是通过语义

压制形成的。该构式中常项“不到哪里去”的有限量特征起主导作用：无论“X”是动词、形容词还是名词，一旦进入该构式，其潜在的量幅都被压制为“有上限的”。同时，“X”负责激活特定的认知框架。在这一压制与互动中，整体构式义得以涌现。

框架是人类认知构建的一种方式，为词汇在语言中的存在及其在话语中的使用提供了背景和动力。框架语义指的是词元在进入特定框架后，由框架所赋予的意义。每一个框架均由若干框架元素构成，这些元素对应于框架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与支撑者，共同用于表征框架所对应的图式化情境(潘艳艳 2003: p. 14) [8]。框架元素通过与词汇和语义框架的联系，体现了词语的语义及句法特征。如 Fillmore 经常举的商业交易框架的例子，在此框架中，有买家、卖家、购买方式、商品、价格等框架元素。构式“X 不到哪里去”根据“X”的不同，主要激活了三个语义框架：空间框架、物量框架和程度框架。

1) 空间量框架的激活

空间框架中有主体、起点、终点、路径、以及障碍：不到哪里去，这些框架元素。事件由一个主体从起点向潜在终点移动，但受到某种限制因素，使得位移难以完成或无法达成预期终点。“不到哪里去”将这种限制显性化。例如：

(26) 且和他开了谈判再说。若是不依从我们的，料他们也逃不到哪里去。

此例中，主体是“他们”，是空间位移的施事者。起点是他们所在的位置构成移动的出发点。终点是潜在的安全区域。路径是起点与终点之间存在可能的逃跑路线。障碍是“不到哪里去”，这些因素构成主体无法实现位移的关键阻碍，对整个空间位移事件施加有限量与不可达特征。

2) 物量框架的激活

物量框架中，框架元素包括主体、客体、实际数量、目标数量、以及限制：不到哪里去。动词“涨”触发物量语义框架，涉及物价从实际水平向更高水平变化的预期量值。例如：

(27) 只要买方市场的格局不改变，价格就涨不到哪里去。专家预计，今年物价涨幅不会超过 2%。

在例句中，主体是物价，客体是物价的涨幅，实际数量是当前物价水平及其涨幅，而目标数量是常规情境下可能达到的更高涨幅，限制是“买方市场格局不改变”等宏观条件，“不到哪里去”限制量变幅度，表明涨幅有限。

3) 程度量框架的激活

在程度框架中，框架元素包括主体、客体、属性、程度、以及限制：不到哪里去。

(28) 回到青年时代选择职业，我还要当教师。且不说物质上比其它行业也穷不到哪里去，单就精神上的富有而言，是其它任何职业所无法相比的。

例句中，形容词“穷”触发状态或性质的程度量框架，涉及从现有物质条件向更低层次延伸的程度预期。“不到哪里去”对该属性的强度加以限制，表达出该负面性质的程度有限，即“虽然不算好，但也没有糟到极端”。

5.2. “X 不到哪里去”的主观义

“主观性”指的是语言的一种特性，即话语里通常会存在说话人“自我”的表现元素。这意味着说话人在讲出一段话的同时，会展现出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情感，由此在话语中烙下自我的印记(Lyons 1977: p. 739) [14]。换句话说，语言一定带有说写者的某种意图。主观意义是语言的一种本质属性，如果语言没有深深地烙上主观性印记，那么语言就不可能运作，也不可能称其为语言(彭兵转 2015: p. 64)

[15]。

通过对构式“X 不到哪里去”语义的分析可以发现, 其限量义并非单纯源于客观量或事实层面的不足, 而是在具体语境中与说话人的认知预期、评价立场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换言之, 该构式在表达“量变有限”的同时, 通常隐含着对变化结果的判断与态度, 这使其意义建构超越了客观描写的层面。说写者的主观介入逐渐凸显, 构式由对事件结果的描述转向对结果的评价与判断。

综合语料考察可以发现, 其构式义主要体现为量变有限义、轻微否定义和预期未达义三种类型。

1) 量变有限义

“X 不到哪里去”的核心构式义首先体现为量变有限义, 即对某一变化过程或结果所能达到的量度范围进行限制, 强调该变化幅度不大、程度受限, 凸显一种“量变有限”的认知判断。例如:

(29) 因为只要国营商店有货有价, 农民出售的价格就高不到哪里去了。

(30) 而国外得生活象是定期存款, 你挣不到哪里去, 却也亏不到哪里去。

在例(29)中, “高不到哪里去”用于说明在既定市场条件下, 农产品价格即使发生波动, 其上升幅度也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例(30)中, “挣不到哪里去/亏不到哪里去”的并列结构, 直接作用于经济收益这一数量概念, 其意义在于说明获利空间有限, 这是基于现实条件作出的主观判断。

2) 轻微否定义

在量变有限义的基础上, “X 不到哪里去”进一步发展出轻微否定义。该意义不以否认事件发生为目的, 而是通过限制变化效果, 对其价值或成效作出较低评价, 体现出明显的主观立场。

(31) 这人身上就算有武功, 也好不到哪里去。

(32) 周家这几个我不敢说, 反正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上述语境中, “好不到哪里去”并非对人物能力的客观描述, 而是说话人基于经验和判断, 对其整体实力作出的否定性评价。由此, “X 不到哪里去”承担了评价功能, 其否定对象并非变化事实本身, 而是作为一种缓和的否定评价, 体现了主观评价性, 是轻微否定义的典型表现。

3) 预期未达义

在特定语境中, “X 不到哪里去”还可体现为预期未达义, 即构式用于表达现实结果未能达到说话人或社会常规所预设的期望值, 从而凸显一种认知层面的落差。

(33) 只是他们实在经验有限, 猜也猜不到哪里去。

(34) 可怜的丽迪雅, 她的处境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可是总算没有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因此她还要谢天谢地。

例(33)中, 人们本期望凭借经验或推理能够猜出一些有价值、接近真相的内容, 但实际由于“经验有限”这一条件限制, 即使他们真的尝试去猜, 所能得到的猜测结果在范围、深度或准确性上都非常有限, 无法达到任何有意义的或接近正确答案的水平, 因此预期的猜测效果未能实现。例(34)“再好也……”这一让步结构隐含了对处境改善应当带来更好结果的预期。构式在此判断的核心对象是预期中的发展结果并未实现。因此, 构式体现的是典型的预期未达义。

综上所述, 构式“X 不到哪里去”常用于以说写者的认知预期和评价立场为参照, 对事态结果或属性程度进行主观评价。

6. 结语

本研究基于构式语法与框架语义学理论, 对现代汉语主观限量构式“X 不到哪里去”的构件特征、

语义特征及认知语义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 该构式的本质语义特征在于表达说话人对事物性质、状态或程度的主观限量评价, 其中“不到哪里去”作为常项构件起主观限量标记作用, 其核心概念基础是量的有限性识解, 说话人通过空间量、物量、程度量三类语义框架的激活与压制, 实现量变有限义、轻微否定义、预期未达义等主观性义的建构。研究印证了汉语作为主观性凸显型语言的特征, 为主观限量构式研究提供了新的认知语义学视角。本研究仍存在语料规模有限、历时考察不足等局限, 未来可进一步扩大语料范围并开展跨语言对比研究, 以更全面揭示主观限量构式的类型学特征与认知共性。

参考文献

- [1] 吴为善, 夏芳芳. “A 不到哪里去”的构式解析、话语功能及其成因[J]. 中国语文, 2011(4): 326-333, 383.
- [2] 全国斌. 汉语里的两个相对待的夸张构式——谈处于构式连续统中的“A 了去了”与“A 不到哪里去了”[J]. 汉语学习, 2014(5): 74-79.
- [3] 岳辉, 郭若祺. 量差与量否: “A 不了多少”“A 不到哪里去”[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5): 56-64.
- [4] Zima, E. (2025) *Multimodal Construction Gramm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9781009359856>
- [5] 张婷婷, 陈昌来. 主观轻量构式的类别与特征、功能与成因[J]. 汉语学习, 2025(4): 51-59.
- [6] Fillmore, C.J. (1982) Frame Semantics. In: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Eds.,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Hanshin, 111-37.
- [7] Fillmore, C.J. (2006) Frame Semantics. In: Geeraerts, D., 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De Gruyter Mouton, 373-400.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199901.373>
- [8] 潘艳艳. 框架语义学: 理论与应用[J]. 外语研究, 2003(5): 14-18, 80.
- [9] 刘宇红. 从格语法到框架语义学再到构式语法[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 34(1): 5-9, 62, 127.
- [10] 陈忠平, 白解红. Fillmore 框架语义学认知观阐释[J]. 当代外语研究, 2012(7): 14-17, 76.
- [11] 袁红梅, 汪少华. 框架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展望[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 25(4): 18-22, 66.
- [12] 施春宏. 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与副名组合的可能性[J]. 中国语文, 2001(3): 212-224, 287.
- [13] 张国宪.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典型特征[J]. 中国语文, 2000(5): 447-458, 480.
- [14] Lyons, J. (1977) *Semantics: Volume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5] 彭兵转. 语言主观意义的形成机制[J]. 外语学刊, 2015(1): 64-71.